

# 阿Q:悲喜剧的结合体

蒋道文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系,四川 康定 626001)

**【摘要】**阿Q形象的美学形态到底是什么?是悲剧,还是喜剧?恐怕不能轻易作出判定。根据鲁迅对悲剧和喜剧所下的定义,透视阿Q形象,我们分明看到阿Q身上既有可贵的东西也有可耻的东西,也即是明显存在着有价值和无价值这样两种东西。据此我们有理由说,阿Q具有悲喜剧交融的美学形态,阿Q是一个典型的悲喜剧的结合体。

**【关键词】**悲喜剧;结合体;美学形态;本质特征;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4-0033-05

《阿Q正传》这部作品的产生离现在已是80多年了,随着时间流逝与岁月推移的遥远,按理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早就淡去,没有什么印象了。然而具体生活环境中那些可悲可笑的人与事又往往触动曾经的记忆,让人不知不觉又想到那个悲喜交加的阿Q。《阿Q正传》给人展示的那幅农村社会的世态图还依然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脑海,阿Q给人留下的且悲且喜可怜可恨的影象还仍然显明地留存于我们的心中。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个作品人物给人留下永久深刻的影象?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品本身的影响力,以及作品中人与生活中人在品性上有着某个方面与某种程度的惊人相似外,那就是:阿Q这个艺术形象所表现出的那种震动人心令人深思的独特的美学形态。

阿Q形象的美学形态到底是什么?是悲剧,还是喜剧?恐怕不能轻易作出判定。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sup>[1]</sup>根据鲁迅对悲剧和喜剧所下的定义,透视阿Q形象,我们分明看到阿Q身上既有可贵的东西也有可耻的东西,也即是明显存在着有价值和无价值这样两种东西。据此我们有理由说,阿Q具有悲喜剧交融的美学形态。阿Q绝不是单纯的悲剧或喜剧。阿Q实在是一个悲喜剧的复合体,而且是一个典型的悲喜剧的结合体。在此,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悲喜剧绝不是美学上所说悲剧与喜剧内涵的简单相加,不是悲剧中大人物的大悲与喜剧中大人物的大喜的重合,而是着重于普通人在生活中象阿Q这种小人物作为艺术形象所体现出以小见大的看似小悲小喜的交织与融合。

关于阿Q形象的美学形态,那么多年来,涉及与详加论述的并不多见。为此,本文试图从悲喜剧的角度对阿Q这个典型艺术形象加以论述,探究一下形成阿Q悲喜剧的表现形态、产生的必然性及其蕴

含的本质特征和体现的美学意义。

## 一 阿Q悲喜剧的表现形态

阿Q是一个社会生活中简直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在他的身上将悲剧性因素和喜剧性因素集中交合起来,充分表现出人生形态的错综复杂,让我们看到多么曲折繁复的人生历程。那么,阿Q的悲喜剧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形态?

透过阿Q一生的言行表现以及最终的人生结局,我们认为:《阿Q正传》就其内容是悲剧性的,形式是喜剧性的,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或说喜剧的外壳包裹着悲剧的内核,或用喜剧的外套包装着悲剧性的故事。阿Q作为底层社会的劳动农民,他有着中国劳动人民传统的优秀品质,朴实勤劳,做事认真,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心地坦诚,不计得失,做人诚实,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自己的生活,凭着自己的勤奋求得自己的生存。正如文中所写“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还有他的率真耿直,憎恶权势,不满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这些无疑都是“有价值的东西”,是悲剧的内含因素,应该认可,值得肯定,予以称赞。然而这些好的东西却不能贯穿阿Q生活的整个过程,无法在他赖以生活的环境正常实现,最终反被“毁灭”。与此相反,阿Q身上又同时对对应着极为恶劣的品性,他愚昧麻木,狭隘保守,圆滑世故,健忘自慰,自欺欺人,欺凌弱小,盲目趋时,正统卫道,趋炎附势,敏感禁忌,自尊自大,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忍辱屈从,蛮横霸道,懦弱卑怯,排斥异端,安于现状,等等。这些无疑都是“无价值的”,是喜剧的表现因素,理应加以否定,加以批判,加以屏弃。这些不好的东西都贯穿阿Q生活的整个过程,严重阻碍和制约着他优良品质的发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上峰,并伴随其人生过程的始终,因此作者要将它“撕破给人看”。相对于优良品

质,阿Q身上的劣质成分实在占有更大的比重,全文不少篇幅也都在叙写阿Q滑稽而可笑的表现,或许这是鲁迅基于集中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考虑而有意作出这样的安排。

阿Q悲喜剧的表现形态是交错进行的,即悲剧中有喜剧,喜剧中有悲剧,或者说悲剧情节中包含着喜剧因素,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因素。阿Q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阶级的代表,他有许多正常的要求和希望,本是悲剧性的,但在努力追求实现的过程中,却闹出不少荒唐的笑话,让人在可悲的同时又让人可笑。例如阿Q每当挣钱是那样的辛苦而艰难,按理他应该好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具有悲剧性色彩的,然而他挣到钱后却到赌场上赌得干干净净,赌光后还不离开而要站在旁边看热闹,帮着人家呐喊助威,而后垂头丧气地回去,这又包含喜剧性因素了。阿Q那样一个纯朴老实的人,却被人耍笑逗乐,屡遭欺侮,令人悲哀,但他在被欺之中以及之后又有着不少可笑的言行。比如阿Q在被人揪住辫子碰响头的情节,表面看来是悲剧性的,但听他说些“儿子打老子”,“你算是什么东西”之类的话语聊以自慰,或在闲人要准备碰他响头时立马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的话语来告饶求情,令人忍不住好笑,这又充满喜剧性趣味了。阿Q又是那样的不觉悟,不自省,不反思,不自律,不冷静,总是以一种想当然的形式来求取他的所需,来实现他的梦想,让人在可笑的同时又让人可悲。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上看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连姓啥的权利与自由都没有。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他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小尼姑发现时的狼狈相,被老尼姑质问时的无赖相,以及被狗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表面看来似乎是个喜剧,但笑的背后却令人鼻酸地感到阿Q是多么的可怜。

悲剧与喜剧在一定时候又是相互转化的,或由悲剧到喜剧,又由喜剧到悲剧。就其人生内容而言,阿Q首先是由悲剧向喜剧转化,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更主要的还是由喜剧向悲剧转化。作为一个地道的劳动农民,有着质朴勤劳的美质,也能够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而谋得自己的生活之路和生存之道,但他却没有矢志不渝地保持这一优良品质,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与恒心,反而这种悲剧性因素逐渐削弱并遭到最终的毁灭。这本是悲剧的表现,

而在这个悲剧之中又演绎出喜剧的笑料,也即是悲剧的内质素质不可能真正实现后,便转变成喜剧的外在形式,真是绝妙的讽刺。譬如阿Q为改变自己受难的处境,在特定情势下要求参加革命,这本是自然而无可厚非的。然而他怎样进行革命呢?他是在认为革命于仇人有殃于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决定参加的,他趁着酒劲与酒意,边想边走,一路上“飘飘然起来”,得意之中禁不住大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又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然后吼着唱腔,唱着戏文,“得得,锵锵!/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悔不该,呀呀呀……/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一路唱下去,晚上做着“革命畅想曲”的美梦。这就是阿Q的革命行为,好笑不好笑。从阿Q的言行表现看,更多的还是喜剧性的情节,在他进行喜剧性的表演后,使他的人生逐步转入悲剧的旋涡。阿Q的所谓“恋爱的悲剧”和“大团圆”悲剧就是典型的例子。阿Q因触摸小尼姑的光头和脸蛋而激发出对女人的幻想,并有着实现自己有个女人的强烈愿望,便在赵太爷家舂米到吃过晚饭闲聊的间隙猛然对吴妈跪地求爱,这是可笑的情节,但这一事件发生后再没有人请他做短工了,就给他断了生路,使他处于人生的悲境。阿Q在睡梦中莫名其妙地被抓进大牢,可是他并不以为这是人生的大哀,在经过了几次简单审讯后,明明是死刑的判决,但他还为圈儿画不圆而遗憾,还为自己被“抓进抓出”找借口,游街过程中突然意识到要被砍头,但还要找到“人生天地间……也未免要杀头”,“……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罢了”的托词,还为自己不能唱几句戏而惋惜,而且还要无师自通地说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所谓豪言壮语,以显他面对死亡的坦然与豪迈。这种荒唐的刑事经过,真让人哭笑不得,但阿Q毕竟已被判刑枪决了,有什么比得上生命的完结更让人感到莫大的悲哀,阿Q在面临生命的终结时都还是那样麻木那般愚昧,更让人有着说不出的悲哀与痛楚。

阿Q的悲喜剧还表现出这样的美学形态,就是由悲剧的内质滑向喜剧的外形再陷入悲剧的境地,形成一个悲喜剧的连环,即悲剧——喜剧——悲剧。他挣钱千难万苦(悲剧),但挣钱后不是赌博就是喝酒显摆(喜剧),以致走到生活的末路(悲剧);他想找个女人作老婆(悲剧),到向吴妈胡乱下跪求爱(喜剧),然后造成生计问题(悲剧);他冤枉被抓(悲剧),又稀里糊涂地自我宽解开脱(喜剧),到最后的砍头送命(悲剧)。他本应是令人同情的悲剧,

但反而外化为可笑的喜剧,他越是好笑的喜剧,就越陷入非常悲惨使人哀怜叫人痛心的悲剧。这种悲喜悲的回环在文本结构中其表现格外分明,可谓不胜枚举。阿Q的悲喜剧就是这样相互纠缠扭结着,悲剧的内里与喜剧的外表与悲剧的实感总是在一根链条上发生冲撞与联结,并形成悲剧、喜剧、悲剧的情节线段,也造成悲、喜、悲的各自分明的艺术感受的线条。这真是阿Q这个艺术形象的妙处所在,更是作者艺术创造的高妙所在。

## 二 阿Q悲喜剧产生的必然性

世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总有其产生的不能避免的原由。那么,阿Q的悲喜剧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有没有内在的根源甚至必然性?

阿Q悲喜剧的产生显然有着自身的原因。试想:如果阿Q一直老老实实在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始终守着诚实做人的本分,对人事都有正确看法与正常对待,诚信待人,真诚交往,搞好周围关系,好好净化自己的身心,打理自己的事情,安排自己的生活,我想凭着他的埋头苦干和聪明劲儿,是完全可以做一个勤恳劳作的相安无事的劳动者,也完全可能做一个有着妻室儿女养家糊口的家长,也完全能够做一个相当能干受人尊重以至尊敬的人物。然而阿Q却是那样不争气,偏偏沾染游手之徒的狡猾和诡诈,染上无赖之徒的恶习和痼疾。阿Q身上的毛病实在太多,他那一系列不合世俗的言行,使他闹出很多违背时俗遭人鄙弃的笑话,他不但没有改邪归正,反而视为是人生宽慰与解脱苦难的法宝,自我欣赏,自得其乐,并当作宝贝反复使用,而且愈演愈烈,无以复加,于是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他作为逗笑取乐的对象,把他当作耍弄开心的玩物。他不敢正视现实,面对现实,反转回避现实,在想入非非的盲目中嘲弄现实,戏耍现实,他既自我愚弄又被别人愚弄。他的悲喜剧也就如此产生了。

当然,阿Q悲喜剧更主要的还是政治社会文化制度与环境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了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三面对人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束缚人、制约人与压迫人、残害人的体制。政治制度从权力方面强力指定着人的言行,社会制度从世风方面强力规定着人的言行,文化制度从精神方面强力规范着人的言行。这是一个由三个圈子相互紧密联接的约束人的手脚的连环,人们只能在这个连环所制定的政策允许或许可的范围内做事说话,不能有任何违背。这也就是所谓封建伦理道德纲常的铁的定律。否则就

是大逆不道,伤风败俗,有违道德伦常,遭到唾骂,甚至严重的还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千百年来人们只能在这种划定的圈子中有限制地动弹,不准有自己的人性和个性的自由、施展与发挥,凡是超出这个圈子的言语动作或活动,都将受到惩罚,以至付出血的牺牲。长此以往人们无法作出好的选择,也就麻木了,也就习惯了这种压制机制,而做着封建社会的顺民、良民和愚民,也就死死恪守着封建教条而不敢越轨,即使坏的也是好的了,“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sup>[2]</sup>当人们不能反抗无法反抗也无力反抗的时候,就只能使充满人性与个性的所思所想所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退回内心,逐渐消失以至最终泯灭。因此也就形成封闭的社会环境,人们各自为政,互不往来,作茧自缚,孤独寂寞。但人们总想求得心里的平衡,没有其它法子,就只好求助于“精神胜利法”,既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找到理由,又借以安慰自己排解自己。于是就生出“瞒和骗”的言论来,“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且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sup>[3]</sup>“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sup>[4]</sup>

阿Q的悲喜剧正是如此形成的。阿Q悲喜剧也正是寻着这个路向走来的。你看阿Q那极力维护封建道德与等级秩序的劲头,样样合乎圣经贤传的得意心理,对不合未庄老例的极度不满,对王胡、小D、小尼姑等人的瞧不起,对赵太爷与假洋鬼子之流的毕恭毕敬,对自己挨打遭辱的健忘,对自己冤枉砍头的麻木,他赌博成瘾被设局欺骗仍不觉尴尬的憨相,他受辱后调戏小尼姑拿她出气的卑劣,他“优胜略记”中的种种自我宽慰的言行,他“恋爱的悲剧”中下跪求爱的荒唐,以及他的穷酸,他的无赖,他的偷窃,他的摆阔,他的梦中幻景,等等,哪一样不是表现着他深受封建思想文化影响之后所处的人生状态。在如铁桶一般严封紧闭的未庄社会里,在以赵太爷为首的封建势力的高压下,在人人落后随同流俗的陈旧风气中,阿Q作为一个毫无地位又毫不树立自己尊严的小人物,似乎也摆脱不了那个黑暗、污浊与险恶的社会生活环境给他的枷锁与桎梏,他只能在是非颠倒人妖混杂的势力圈中上演他那可悲可笑可怜的悲喜剧,他只能在昏天黑地里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地过着苦难不堪的混乱日子。这

恐怕就是决定着阿Q悲喜剧产生的必然性吧。

### 三 阿Q悲喜剧蕴含的本质特征

阿Q悲喜剧到底蕴含着什么?又有什么需要揭示?它意味着什么样的人生本质?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社会本质?如果没有深层的东西,那么这个艺术形象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本质特征,也就不能成为影响深远的艺术典型。

从人的角度说,人在本质特征上是悲剧还是喜剧?有人说人是悲剧,人一生都在奔波劳碌,忙于生存,即便操心劳苦,付出代价,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望,在人生岁月中,人更多的是面对艰难,饱尝痛苦,处于无奈,正所谓“人生苦短”;有人说人是喜剧,人在世上就象小丑一样在人生社会的大舞台上进行滑稽可笑的表演,让人观看,让人指点,让人议论,让人评说,甚至有时自己都嘲笑自己的丑陋,自己的虚假,自己的缺陷,自己的过失。这似乎不无道理,但只是从偏重某一方面的层面说明人生的表现形态。而我说人既是悲剧又是喜剧,在人生忙碌奔走过程中,有时有着悲剧性因素,有时又充满喜剧性色彩,时而表现出优点,时而暴露出缺点,不可能全是好的,也不全是坏的,真可谓好坏优劣相伴而生,同时存在,这就构成悲喜交合的人生形态。世间有些事物也正是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下、优美与丑陋的复合体。雨果说过:“它会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善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sup>[4]</sup>恩格斯描绘歌德“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因而使之“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sup>[5]</sup>这是一个恰好的佐证。伟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凡人。事实上,人也并不那么单一,那么单纯,那么简单。人实在是一个矛盾统一的复杂体。因此反映到艺术作品中,通过作者巧思妙构而精心塑造的艺术形象,站在形象学和艺术审美的高度看,往往那些有多种性情同时又有突出性格表现的人物才是饱满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占主要方面。人终究不可能是完人,人本身就是悲喜剧,总有对立的两面。这才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才体现着高度的艺术真实。阿Q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集中表现出人的两面性,并有着悲剧与喜剧的双重形态反应,因而阿Q是一个来源于生活的经过高度概括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从社会角度看,阿Q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强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权有势的人就是上等人或上上等人,权势越高,等级越高,地位越高;无权无势的人只能是下等人或下下等人,只能处于受剥削受奴役受欺压的卑贱地步。整个社会形成一个金字塔的梯级结构关系,高一层压迫低一层,一层压迫一层,一层一层压迫着,越处在低层越受压迫。而大多数却处在底层,那些处于底层尤其是最底层的人们所受压迫的重负就更重甚至最重。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单个人在这种等级社会关系中又各自寻着自己的路线谋求自己的生存之地,而毫不顾及其他。权势又决定一切,权势的大小决定着生存之地的大小。那些没有权势的象阿Q那样的人也就难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只能在夹缝中艰难而小心翼翼地度日,稍有差池,连这点求生的缝隙也难保存。在落后闭塞的未庄社会,赵太爷就是最大权势的代表,他称霸一方,扮演着土皇帝的角色,他的话语就是金科玉律,就是不可动摇的王法,他可以一手遮天,支配一切,呼风唤雨,任意妄为,掌管着生死大权,紧攥着人生命运。阿Q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关系中度着他的时日,加上他沾染上的不容于社会的坏习气,自然也难有顺当的日子。在赵太爷的把持下,一切都要围着他这个中心转动,他不准阿Q姓赵,阿Q就不能姓赵。阿Q连姓什么的权利和自由都被剥夺,至于其他方面也就显而易见可想而知了。假设赵太爷能给阿Q一点起码的尊重,或者给以正确的教育与引导,情况就绝不一样了。而人与人之间又是相互隔膜,互不相通,没有人情温暖,没有友好关系。因此阿Q的遭遇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更没有人去真心地劝戒,反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成为人们戏谑玩弄的对象。那些普通人看似无关,但无形中却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sup>[6]</sup>。阿Q实在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然而“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sup>[7]</sup>由此表明那个社会本质上是“吃人”的社会。从这个角度说,阿Q的结局完全是那个可怕的社会将他推入悲惨的深渊。所以鲁迅说“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sup>[8]</sup>。到最后阿Q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赖以立足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空间,他只能是所谓“大团圆”的悲剧性结局。

### 四 阿Q悲喜剧体现的美学意义

品读阿Q这个艺术形象,总觉得其悲喜剧在深深地撞击我们的灵魂,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和警觉,在对照之中反思我们的言行,并对如何改变自身和革新社会提供一个有益于思考的典型案列。

作为人来说,阿Q本就有勤劳的素质,朴实的品格,善良的本性,这些美好的东西应该发扬光大。然而由于社会的黑暗,环境的污浊,世道的不公,人心的险恶,强权的压制,自身的软弱,生活的无奈,处境的艰危,致使阿Q身上仅有的好的东西,不但没有发挥反而逐渐淡化以至消失泯灭了,反而生成另一种十分可笑而又可怕的东西,这个东西成为他生命历程中表现的主要形式,也成为致命的毒药,最终将他送进死亡的坟墓。人在有着优点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缺点,因而我们一定要尽力发挥优点克服缺点,努力调整自己,把握自己,以便使自己最大限度地与社会相容或适宜,即便要真正做到个人与社会两相融洽本是很困难的事,但我们没有看到阿Q所做的丁点努力,这也许就是人性的弱点吧,也必然造成阿Q的悲剧性命运。作为社会来说,那是一个不准人很好活着也无法生存的社会,那是一个腐烂得行将灭亡的社会,它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只不过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为此我们要深深地诅咒那个社会,以期待一个崭新的社会。总之阿Q时代的人与社会是极为丑恶的,“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sup>[9]</sup>,我们要严加批判和否定,绝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或重演。因此通过阿Q的悲喜剧,让人们从中得到警戒,并由此“引起疗救的注意”和开出反省的道路。它从反面启示人们:必须自我觉悟,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以一种大无畏精神大胆行动,决心反抗,勇猛战斗,狠命冲杀,方能变革自己同时也变革社会,开创一个新天地。

阿Q悲喜剧的典型形象尤其引人注目的还在于它对潜藏在人身上的弱点的揭示,通过人物一系列富有喜剧性情节的表演,将人身上的弱点充分展示给人看,让人在笑声中自我观照,自我认识,自我省悟,自我改进。这不能不表明其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广泛性和深刻性。因为每个人身上的确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阿Q式的弱点,不管是属于什么国家和民族。事实上,阿Q已经超越国度和民

族,成为世界的人们关注的用以自省的形象。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印度作家班纳吉也说过:“拿他的阿Q作比方吧,只是名字是中国的,但是阿Q的特质,他的心理状态,他对自己和别人的鄙视,他对于伤害他的事物的轻易忘怀,他用来安慰自己失败的‘精神胜利法’,都是被奴役过的国民所共有的,阿Q只是名字是中国的,这个人物我们在印度也看见过。”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得里亚斯也说过:“这个可耻的人物的天才的创造越过了所有的国界,可以应用到我们美洲的许多别的民族上去。”<sup>[10]</sup>有了这个可以参照可以对比的人物形象,人们就可以扬长避短,发挥优长,防止弱点,这对于人的净化、提升与升华,对于人类逐渐迈上更加良好更好发展的人生之路,都无疑有着深远的美学意义。由此也表明不得不惊叹作者具有深透力的眼光和大胆的批判精神。

总的来说,阿Q被压迫者的地位和他身上具有的劳动人民勤劳吃苦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如此命运遭际确实令人同情,令人痛心。但同时他身上又确实存在许多“无价值的”东西,他欺软怕硬,狡猾无赖,荒唐好笑,等等,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显然遭到人们的否定和批判。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结果令人同情,令人感叹,而这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令人嬉笑,令人逗乐。所以人们往往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并对残暴的统治者切齿痛恨。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结合与映衬下展开艺术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感到心酸,使那悲喜剧的元素更加令人深思。

对于这种悲喜剧,黑格尔曾称之为“历史的讽刺”。马克思曾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sup>[11]</sup>鲁迅创造的阿Q形象正是一个“艺术的讽刺”,正是对“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的巧妙的艺术演绎。

####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61.

[2]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九[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97.

[3]鲁迅.坟·论睁了眼看[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73,74.

[4]雨果.《克伦威尔》序言[A].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83.  
 [5]钱学森 刘再复等.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21.  
 [6]鲁迅.坟·我之节烈观[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39.  
 [7]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8:991.  
 [8]鲁迅.华盖集续编补编·《阿Q正传》的成因[A].鲁迅全集光盘版[M/CD].北京: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978.  
 [10]李煜昆.鲁迅小说研究述评[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256.  
 [11]杨辛,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75.

## A'Q: A Combination of Tragedy and Comedy

JIANG Dao-w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Kangding Nationalities' Normal Academy, Kangding,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What on earth is the aesthetic appearance of A'Q image? Is it a tragedy or comedy? That cannot be decided easily. According to Luxun's definition of tragedy and comedy, we can see in A'Q something precious and something shameful, namely, both valuable and valueless things. From this we have some reasons to say that A'Q image has the aesthetic appearance of both tragedy and comedy and A'Q is a typical combination of both tragedy and comedy.

**Key words:** Tragedy and Comedy; Combination; Aesthetic Appearance; Substantive Character; Aesthetic Meaning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7页)

CAO Jin-ying, ZHOU Yu-man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ology and parts of speech in Chinese northern dialec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Northern Dialects; Morphology; Parts of Speech; Differe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